

苏联主要民族 手册

〔美〕泽夫·卡茨 主编



<512.8/1

苏联主要民族手册

泽夫·卡茨 主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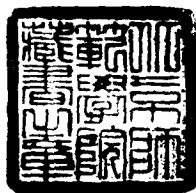
〔美〕罗斯玛丽·罗杰斯 副 主 编

弗雷德里克·哈内德 助理主编

费孝通 张锡彤 译
陈观胜 李培荣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49403

人 民 出 版 社



849403

**HANDBOOK OF MAJOR
SOVIET NATIONALITIES**

ZEV KATZ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1975

根据麦克米伦图书公司自由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译出

苏联主要民族手册

(美) 泽夫·卡茨 主编

费孝通 张锡彤 译

陈观胜 李培荣 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5 印张 497,000 字

1982 年 2 月第 1 版 198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200

书号 17001·77 定价 2.40 元

(只限国内发行)

出版说明

这部手册的原文本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部分成员在泽夫·卡茨的主持下集体编写的，自1975年出版以来，成为美国当代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代表作之一。

这部手册介绍了苏联的十七个主要民族，其中除鞑靼人与犹太人外，其余十五个民族各有自己的加盟共和国。十七个主要民族各为一章的主题，而因某些民族在其地理方位或文化传统上可合为一组，本手册遂又以一组民族为一编。本手册第一至第四编分述斯拉夫人诸分支、波罗的海沿岸诸族、外高加索诸族以及中亚诸族；第五编则分述摩尔达维亚人、鞑靼人与犹太人。

除俄罗斯人一章外，其余各章都是按同一大纲编写的。“概况”包括疆域、经济、历史、人口统计、文化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细目；“传播媒介”包括语言、宣传媒介、文化教育机构及科研单位等细目；最后“民族态度”则分述民族态度的形成，学者及专家们的意见与当前民族主义的倾向和表现。

本手册以比较丰富的文字资料与统计数字，就苏联境内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日趋尖锐的民族矛盾，作了相当深刻的揭露，这对于我们了解当前苏联的民族问题，自将有所助益；而这些问题产生、演变以及可能发生的影响与终将导致的结果等等，也可供我国一般从事民族理论与参加实际民族工作的人员参考、借鉴。无待赘言，在有的章节中，撰稿人对于某些具体问题的提法和看法尚有深入研讨、仔细商榷的余地。

本书原文本中的“致读者”、“参考书目”以及非说明性的脚注等，均略而未译。

一九八〇年八月

目 录

序言：苏联的民族问题……………理查德·派普斯（1）

第一编 斯拉夫人

第一章 俄罗斯和俄罗斯人……迪娜·罗姆·施佩奇勒（11）

第二章 乌克兰和乌克兰人……………罗曼·什波尔卢克（27）

第三章 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人……简·扎普鲁德尼克（67）

第二编 波罗的海沿岸诸国

第四章 爱沙尼亚和爱沙尼亚人……………赖因·塔格佩拉（99）

第五章 拉脱维亚和拉脱维亚人
……………弗雷德里克·T·哈内德（124）

第六章 立陶宛和立陶宛人……弗雷德里克·T·哈内德（157）

第三编 外高加索

第七章 亚美尼亚和亚美尼亚人……玛丽·K·马托西安（191）

第八章 格鲁吉亚和格鲁吉亚人……………理查德·B·多布森（218）

第九章 阿塞拜疆和阿塞拜疆人……小弗兰克·赫德尔（255）

第四编 中 亚

第十章 哈萨克斯坦和哈萨克人……………泽夫·卡茨（287）

第十一章 吉尔吉斯斯坦和吉尔吉斯人
……………艾伦·赫特马纳克（325）

第十二章	土库曼尼斯坦和土库曼人	阿曼·伯尔迪·穆拉特(356)
第十三章	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兹别克人	唐纳德·S·卡莱尔(385)
第十四章	塔吉克斯坦和塔吉克人	特里萨·拉科斯卡-哈姆斯通(433)

第五编 其他民族

第十五章	苏联的犹太人	泽夫·卡茨(493)
第十六章	鞑靼人和鞑靼自治共和国	古斯塔夫·伯比尔(544)
第十七章	摩尔达维亚和摩尔达维亚人	斯蒂芬·费希尔-加勒蒂(584)

附录：苏联主要民族的比较表

泽夫·卡茨和弗雷德里克·T·哈内德(611)

本书主编人员和撰稿人简介	(647)
--------------	-------

序 言

苏联的民族问题

理查德·派普斯

在苏联国内政治中，民族问题占有独特的地位。只有苏联这个国家，在全世界诸大国中，其主体民族仅占全国人口的半数稍多一点。197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在苏联二亿四千一百七十万居民中，只有一亿二千九百万属于俄罗斯族。这是一项未免尴尬的事实，以致编写当年全苏人口普查总结报告的人们在那本共有六百四十八页之多的报告中竟至在任何地方也不曾揭出俄罗斯族居民在苏联人口总数中的百分比——即百分之五十三点四，而非俄罗斯人、特别是亚洲部分的非俄罗斯人的人口增长率却又偏比俄罗斯人高出很多，因此诸“少数民族”在人口数字上超过在政治和语言上都处于主导地位的俄罗斯族，看来已经为期不是太远了。

研究苏联民族问题是有困难的，主要的问题在于苏联与其前身沙俄之成为多民族的国家，有其颇为独特的过程。西方类型的诸帝国都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程序全部完成以后才出现的。一般说来，一个民族国家的人力和物力用于国内而有余时，才开始外溢而用以建立帝国。由于欧洲在其地理位置上不过是欧亚大陆的附属部分，所以欧洲诸帝国的扩张自然指向海外及其他大洲；从而殖民地与其宗主国在空间上必然彼此隔离。总之，建立西方类型的诸帝国——亦即并吞其他民族——的过程，无论就时代先后或区域远近而言，均与建立民族国家本身的过程迥乎不同。当然，建立西欧类型诸帝国的范例也并不是普遍如此、全无例外的。世

界史上第一个大帝国是波斯帝国，它的建成就是靠在陆地上开疆拓土，而不是靠进行海外征服。然而西欧诸帝国的范例毕竟有其重要性，其所以重要，就在于直到最近，它曾经是用以制造民族主义和民族冲突理论的根据，也在于这种范例直到现在依然支配着俄罗斯诸首脑人物的思想和思路。

俄国的扩张在其性质上与西方的经验很不相同。俄国是大陆上的一个大国，没有自然形成的边界，也没有便于出入的海口，因此它一向是沿循它的国界开拓它的疆域的。从历史上看，开始于十五、十六世纪的俄罗斯建国的过程，导致对其他民族集团的征服和吸收，最初征服和吸收了芬兰和突厥各族，终至席卷了许多亚洲民族和若干欧洲民族。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建成和俄罗斯帝国的建成，在其过程上，无论就时代先后与地理区域而言，都是彼此衔接的，这就混淆了民族国家与帝国二者的界线，也就使得俄罗斯人对于民族问题的感觉特别迟钝。举例来说，在革命前岁月中，即便是自由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各党派对于民族问题也不够重视，把各民族提出的扩大民族自治权的要求看作是反动的，是蓄意与俄罗斯人为敌的。

过去也好，现在也好，俄罗斯诸首脑人物在处理民族问题时，都有一个根本的倾向，这就是追随（当然是不自觉地这样做）可以称之为法国类型的殖民主义。与英国人相反，法国人一直企图使少数民族（也就是殖民地的民族）享有与法国人完全相同的权利和特权，希望这样做来，终将取得把它们同化过来的结果。莫斯科公国与俄罗斯帝国都曾做了与法国相同的部署，都把特权阶层的门户向被征服民族中那些占有土地和掌握文化的分子开放了^①。苏维埃体制建立后，在这一点上继续贯彻旧的政策，

① 在沙俄时代，许多少数民族的贵族并未与俄罗斯贵族享有同样的特权，在这样的民族中间，当时推行沙皇的民族政策，成效最为显著。在帝国西部诸省区，如在波兰与波罗的海区域，其贵族阶层素即享有异常优厚的特权，而且非常倨傲，在这样的贵族阶层中间推行沙皇的民族政策，就彻底失败了。

许多少数民族中的优秀成员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从而享有作为党员可以享有的特权。然而这种久经考验的政策，虽曾使得沙俄基本上消除了可能发生的民族反抗，到今天却已经不是那么行之有效了。问题在于，直到二十世纪，在东欧，人们主要向各自所属的社会阶级靠拢效忠，而近年以来，由于社会阶级的解体，也由于平均主义的抬头，人们已改以各自所属的民族作为自己靠拢效忠的主要对象。当年处于沙俄治下的鞑靼族王公或格鲁吉亚族地主会对于俄罗斯族中和自己有着相同身分的人，比对于本民族的农民，寄以较为深厚的同情，至于今日，这样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的民主化了的后裔只好把自己和鞑靼族或格鲁吉亚族等同起来。这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向我们表明，民主化会增强民族情绪，从而导致民族关系更加紧张——这样的事实当然是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完全不曾料到的。

人们常把苏联看作是一座民族展览馆，因为苏联境内居住着一百多个情调不同的民族集团。苏联境内的民族集团确实为数甚多，可是其中大多数却又人口很少，以致除开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以及人口学家以外，一般人是不会对它们深感兴趣的。然而，我们也不可忘记苏联政府一向因袭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因此它也一直故意夸大存在于少数民族中间的民族差别。从政治的观点看来，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人应当注意到的民族也不过有十来个，即（一）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他们是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和大俄罗斯人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二）穆斯林，几乎全属逊尼派，他们是突厥人，讲突厥语族的语言；（三）两个主要的高加索民族——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在文化和经济上与穆斯林近似，但在宗教上则信仰基督教；（四）犹太人；（五）三个波罗的海民族；（六）若干西欧和东亚的民族，其中以日耳曼人最为重要。1970年人口普查表明，上述一至五项占苏联非俄罗斯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由此可见，苏联的民族问题事实上并不

象苏联政策制定者们所故意喧嚣的那样复杂。

显然，各个民族的内部团结和休戚相关的情感是很不相同的。测验民族主义的强弱，有着多种方法，其中最可靠的也许是利用人口普查所提供的统计资料。统计资料包括：（一）文化程度，特别是曾否受到高等教育和专门技术教育；（二）语言系属，即以本族语言为母语的人在本民族集团中所占的人口比重；

（三）居住地区的集中，即某一民族共和国中，属于该民族的人口所占的比重；（四）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可惜的是这方面的统计资料殊不多见）。上述资料的任何一项都不能离开其他资料单独地向我们表明某一特定的民族是否具有旺盛的生活力^①，本书把各项资料综合起来，读者可以从中窥测各个民族集团内部民族情绪的高低。举例来说，格鲁吉亚人的民族情绪就远比白俄罗斯人为高，这个事实是不需统计数字也可看出来的。

如果我们对1897至1970年间的人口统计资料加以研究，就会发现民族的数目与民族主义情绪息息相关的这一有趣的现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从俄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到最近这次普查的七十多年间，民族的数目有减少的趋势。较小的民族曾被那些在文化和地域上和它们最接近的较大的民族同化掉了。例如巴什基尔人一直被鞑靼人所同化，阿布哈兹人被格鲁吉亚人所同化，卡拉卡尔帕克人也被哈萨克人所同化，如此等等。结果，苏联的民族结构变成流线型的，小的民族人数更少了，大的民族人数更多了。从政治方面来说，这就等于大俄罗斯族正面临着一种日益困难的形势：它必须去和数目较少、然而力量更大的民族集团打交道。所有认为任何少数民族只要失掉了民族特征就一定是俄罗斯化了的人都应当注意到这些事实。在某些方面，倒是与此相反的意见才更符合实际情况：少数民族失掉了民族特征，反而不易俄罗斯

^① 例如犹太人除在教育程度方面外，以其他三项标准来衡量，都得分甚低，但对犹太人来说，教育程度这个标准还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受高等教育的犹太人比受高等教育的格鲁吉亚人在人数上约多一倍。

化^①。

为什么苏联各民族间存在着民族情绪呢？为什么苏联当局必须不断强调少数民族有“接近”的必要呢？对这个问题有许多答案，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是：在苏联目前的条件下，即在苏联目前有一个民族占人口总数一半以上而又控制着国家和国民经济的条件下，“接近”云云就是俄罗斯化。一个单一的“苏维埃民族”的语言将是俄罗斯语，它的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也将是俄罗斯的。这一答案确甚明显，然而是从消极方面立论的，旨在劝阻少数民族的成员（最有事业心的或感觉最迟钝的成员除外）按照本民族政府的指示办事，因此它只能是答案的一部分。民族情绪有其来龙去脉，决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历史经验向我们表明，民族情绪是多种多样的社会与文化力量的总和，其中有的与种族系属全无任何关联。民族主义具有非同寻常的顽固性，它并不象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会在现代化这个熔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其所以如此的理由在于民族情绪与其说是事物演变的原因，毋宁说是事物演变的结果。为了阐明这种道理，我们可以在这里引用西德的一位官员透露出来的一句怨言。近年以来，西德招进大批外国工人，称之为“客工”（Gastarbeiter），这些客工为这位官员带来许多麻烦，以致他抱怨说，“我们要的是做工的人，而得到的却是有民族感情的人。”

在多民族国家中，使得民族情绪经久不衰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也许就是在资源和就业方面的竞争了。任何多民族社会都是如此，在苏联，这就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因为苏联政府垄断了国民财富而向社会只提供不得不提供的产品和工作机会。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考虑苏联的民族问题，就会看清楚为什么有

^① 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和西欧各民族的成员，当他们脱离本民族时，往往是被俄罗斯化了。可以说，大多数俄罗斯化了的人是来自这些民族的。

些现象，就其本身性质而言，本是平淡无奇的，但它们却导致民族关系的紧张和民族之间的冲突。

过去一千年中，俄国历史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殖民化。V·O·克留切夫斯基说过，“俄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对它本身进行殖民的历史”。这句话是他距今一个世纪前说的，但今天看来，依然一语道破，完全正确。俄罗斯人是一个永远在移动的民族。他们移动，是因为他们居住的那片土地，总的说来，不适宜于农耕，生产的粮食仅足糊口，有时甚至连糊口也办不到。他们为了寻找处女地和较好的生活条件而移民。从中央森林地带（大俄罗斯族的故乡）向外移居，自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盛行，迄今没有停止的迹象。197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大俄罗斯人继续外流到边区，特别是流到西边的几个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去。这是一个基本力量的离心的移动。

俄罗斯人在移民中侵占了非俄罗斯人居住的区域，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和他们在就业、住房、入学、物资分配等方面进行竞争。奇怪的是大俄罗斯人对整个苏联人口的比数曾不断下降，但居住在许多边区共和国中的俄罗斯人的比数则不断上升。1959至1970年间，居住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大俄罗斯人的比数已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三，诸主要民族人口数字的减少以此为最著，显示了大俄罗斯人移民量之巨大。然而这样不断移民所造成的摩擦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是严重的，特别是过去几十年中，边区（特别是东部诸边区）人口的增长远较俄罗斯人为迅速。俄罗斯人的移入所引起的对于资源和就业的压力，因当地人口增长率甚高而变得更加紧张了。苏联最近决定建立大经济计划区，有的大计划区要包括一个以上的共和国，其动机可能就是为了缓和这些冲突。这也标志着诸民族共和国在行政上向着单一的国家结构前进的重要的一步。

以前有一个时期，大多数学者鉴于美国曾经成为民族的“熔

炉”，遂误以为苏联的民族问题亦将顺利解决。苏联官方政策声明也助长了这种看法。在纸面上，所有的民族都是完全平等的，有着一个使民族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保持平衡的制度，文化上也有着各显身手的机会。在苏维埃体制初期，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确曾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由于未能信守推行“民族自决”的约许，为了予以补偿，苏维埃政府在二十年代做出了许多仅仅次于自治的让步。但自斯大林当政之日起，形势就迅速逆转了。斯大林自始就依靠广大低级机关工作人员的拥护，这些人员把苏联看作是可以开发和利用的广阔天地，不得对“外邦异族”有所退让。为了博取这些人员的支持，斯大林采取了一条偏袒俄罗斯族的路线，后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不曾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今天的苏联事实上是一个与单一民族国家相同的帝国，承担着这一矛盾必将带来的一切后果。大多数西方学者已逐渐看清楚这种情况了。强烈的民族情绪依然存在，专家们辩论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少数民族中间是否存在着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的性质如何，趋向如何。我们自己的看法，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苏联境内的民族问题已经发展到决定性阶段，今后大俄罗斯族人口再向边区迁移，必将遇到坚决的反抗。从前，俄罗斯人可以跑到一些孤立的、散漫的民族集团中去，现在他们就面对着具备民族自治一切条件的若干坚强的民族实体。从人口学上说，与少数民族相对照，俄罗斯族业已呈现颓势。今后俄罗斯族人口多半不能再大批地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境外的地区移居了。在其他地区，俄罗斯族移民将越来越被当作外人看待。总之，我们将要看到区分俄罗斯族与少数民族的界线日趋明确。

二、今后俄罗斯人与少数民族的冲突大约将在就业、住房、入学和商品分配等方面逐渐表面化。为了克服少数民族的反抗，苏维埃政府多半要采取有效的行政手段来拆毁各个共和国间的壁

垒。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到建立于1922—1924年间的虚伪的联邦制度将被缓慢地、谨慎地抛在一旁。近年宣布的诸经济区域计划正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

三、对大俄罗斯人来说，这种情况大约将加深他们受到挫折的感觉，从而沙文主义与仇外主义将要抬头。斯大林曾将苏维埃体制和俄罗斯民族与俄罗斯历史等同起来，近年将此二者等同起来的事例显然越来越常见了。因此，民族问题的一项最重要的副产品多半是民族情绪不仅要在少数民族中间，而尤其要在俄罗斯本族中间日益滋长。

第 一 编
斯 拉 夫 人

第一编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三章。每一章既把所论述的民族作为一个民族集团来探讨，又把该共和国作为一个政治—疆域单位来研究。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章按写作大纲中所列举的论题作了全面的论述。俄罗斯一章则没有按这一格式，而是集中地论述了作为苏联的主体民族的俄罗斯人与苏联众少数民族的关系。这一编中的这三个民族属于东斯拉夫集团，他们的语言、宗教、历史和生活方式相当近似，因此外人往往把他们当作一个民族。然而他们之间，特别是在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有一些大的差别和隔阂。这在最近表现为乌克兰人为他们的民族语文而斗争和乌克兰的民族运动遭到严厉镇压。

第 一 章

俄罗斯和俄罗斯人

迪娜·罗姆·施佩奇勒

本书的重点主要是苏联的非俄罗斯人即“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俄罗斯族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俄罗斯联邦的经济和历史发展，已有许多专著作了充分的论述，那些书读者不难获得，本文不再对这些论题进行广泛的研究。

因此，下文只就俄罗斯人和俄罗斯联邦与其他苏联民族特别有关的几个因素进行讨论。附录中的比较表格对本书所研究的各个民族提供了各种数据，关于其他民族的各章对俄罗斯人的地位均有进一步的评论。

人口统计的 格局与趋势

俄罗斯族是苏联最大的民族集团。根据1970年进行的最近一次人口普查，俄罗斯人占苏联人口总数的一半多一点（百分之五十三点三七）。近几年来，他们在人口中的比重已经下降，他们的自然增长率在各民族中属于最低的之列。在几个主要民族中，在前两次人口普查（1959—1970）之间，只有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犹太人的增长率低于俄罗斯人（见附录中的表A.2）。

大多数俄罗斯人所在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下简称俄罗斯联邦）是苏联最大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它的幅